少傅野亭劉公遺藁

野亭少傅劉公遺稿

正德年末益試南省受知于野亭劉公逾月公賜敕掃先塋亟趋以别公握手語曰吾儕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寶自重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恪無競益振而脈脩

為其文公遂考其事而思之忘
侍先大夫湯藥于家素績已
文益再入京獲見公之孫中
書存思求公遺稿得若干卷
皆摘其粹美者圖梓之而
仲緣將俾藏于家塾因望
門之論君子以彬彬為穀年質

偏則野文偏則史史與野鄙矣
而失于中均爲之頤避君子而
甘于野則何居蓋林放之問至
人大之而寧儉寧戚視從之末
若偏勝與偽世之涵而思約之
以先進之從悅然避君子而甘
于野鄙之之者也其以從來況

先進手益歷仕館閣公卿大夫
多矣其有始於進而終於退如公
者乎其有翰苑二十七年始以
東宮恩進學士乎其有以南大宰
召制誥入文淵進少傅兼武英
凡七越月以十二疏乞休乎其有
歷相位家居餘哭兇囚不問生

奎将分传缘以须多识乎其有
杜门谢客自为墓志戒勿请
樊篱路经勿干谒貌乎其有
優思有向侣陈谢立以史鳅乃谏
自许乎婴方执峨独尔静退
世方濡滞将尔独决婴方豪
迈将尔莫朴婴方侈溺独尔

潛寐無方軟媚猶爾聽餘則見
於爲野止宜近習尊
武
武庫初撥衆寘以嗟田晉備後堂
臣以躁戒急返沒崇名力設返習
及乞休　尉留甚深復嘆田陳
力鈍列不能者止吾不忍強顏川
屬初以下清諸嗚呼　孰非魚

臣執無初心執不關清塵而無獨善以自任即詞御不見容或勸之答曰被詞巧說不為習學界往猶然不曾操演知者行而粗御不知者且以為簡傲即已戢影乎山林其餘賠章於朝著耶

上以臣大總所發遣行人同洛陽劉公存
問上疏諫論頗備至學術
經訓道忠直抑邪獨開言路選
將帥惜費廢土木甚於設
折獄審錢劃切又請時御
政事召輔臣及九卿長貳反覆
迎唐泉來朝者各疏卑奏直

寧知見無隨墜殺箋華清御居
而時援之以用世才登、楚堂
悻、長往不復顧人間事鄉澤
室安劉、氏諸未雅而多智、平
乃發獨任淮南運謀獨擇戰
真而何其、弘如袁崇振落哉
則野者何負於國與懸、歲月

治業不逮〻守介野態如
癡敝帚予生愧國器不絶掌
詩曰貪痴頑兩如蓋土百歲我
猶生筆在抱此與〻神游四極
其尚以為不負知己乎嗣〻子元
嗣以仕恩〻中書與孫存恩
識不墜字訓能守官以光宗而力

未能抱請梓海内書傑豪
毅然思從先進者當能梓之
以爲尚野者規
嘉靖癸卯冬十一月乙卯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南京國子
監祭酒前太常寺少卿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同修

國史
經筵講官門生安成鄒守益拜書

少傅野亭劉公遺稿目錄

第三卷

記序

第五卷
雜著

第六卷

五言古詩

賞文臣應制　次韻楊廷儀儀遠

和東坡石道士

張仲湜有招不果飲而以酒并詩見惠次韻二首

詩筒成再賦寄林待用都憲

七言古詩

擣衣曲二首

第七卷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和石齋韻寄眉山吳都憲吳敞省舊方伯二首

定國宅恭覩　太祖御製神道碑

次涂殿撰送徐華容韻奉寄繼皇王先生

送陸進士倆還鄞

再送馬汝礪赴廬州

賦得紅指甲戲呈良佐

和平甫詠竹

秋日再遊董暉方丈四首

少傅野亭劉公遺稾目錄

經筵講章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　　中訓

這是周書立政篇周公舉蘇公敬獄之事使太史書之以為後世用刑法則的意思太史是史官之長司寇是掌刑的官如今刑部尚書便是蘇是國名蘇公是蘇忿生武王時司寇之官敬是敬謹長是延長周公告太史說刑罰是國家重事一失其道則人怨於下天變於上

如何能享國長久昔蘇忿生爲司寇之官他於凡大小之獄必小心敬畏仔細詳審與他伸理冤枉不肯屈抑了一人辨明是非不肯差悞了一事蘇公能敬其所由之獄如此故能感通天人培植基本以延長我王國使我周家天下相傳於千萬年之永祖宗基業保守於千萬世之遠這便是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愼的是敬謹列是用刑的條例中罰是刑罰行的恰好

周公又說前人是後人師範爾太史以蘇公敬獄之事

書于簡冊使後世為司寇的於凡大小之獄以蘇公爲法也要小心敬畏不可有一時之慢務存細詳審不使有一事之忽略如此則能輕重條列用其中罰凡犯罪當重的條例或輕了必能斟酌停當不至減重以為輕犯罪當輕的條例或重了必能比擬明白不至加輕以為重這便是敬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周公此言雖告太史其實勸成王用吉士為司寇以延國祚于厥後周家傳世果至於八百年之久周公勸成王任用賢才之言

蘇公敬獄之效豈不於是益有徵哉臣嘗因是而論之司寇一獄官也庶獄一事也以一人一事之敬尚可致國祚之延長垂後世之法則況人君總理萬幾之繁為天地民物之主而所存所由可不敬乎誠能以是敬而存之於中則心體自然公正私意自然不干必知正道之當崇而不惑於佛老邪妄之說必知勤政之當務而不荒於聲色遊觀之樂必慎重名器不濫及於私人必愛惜民財不妄費於土木必以人言為可恤而廣納忠

讜之直諫必以天變爲可畏而不尚修省之虛文如此則培植基本之寵範訓後世之遠豈但僅裕於孫公而已哉仰惟 皇上一即位以來躬郊廟之嚴修敎 兩宮之孝敬與凡發號施令出入起居罔非一敬之昭布是即文王小心翼翼成湯聖敬日躋之盛德也由是人心日固天命日降

祖宗之大業鴻休當保守於無疆而 聖子神孫當取法於無窮矣 宗社臣民曷勝幸甚

資富能訓　　子何其訓

這是周書畢命篇康王告畢公人訓化殷民之道資是資財訓是教訓永年是壽年長久時字解做是字古訓是古先聖王之訓昔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說殷之庶士憑藉先世之光寵其資財豐厚固已富足然富而不知所以爲教則恣情猶欲伐性傷生盖有不能免者故必因其飽煖之餘謹其教條之布使其心不爲嗜慾所移血氣所動則可以保全性命之正而壽年得至於永

長矣故曰貧富能訓惟以永年夫永年固由於能訓然
其所以爲訓之言亦豈有他道哉不過德與義二者而
已蓋德乃人心所同得之理訓之以德則此心常存天
理不至於縱放流蕩而陵夷有德矣義乃事理之宜訓
之以義則凡事由於規矩不至於驕淫邪慝而敗壞風
化矣然這德義非獨具於一人而實衆人之所同得非
獨可訓於一方而實可行於天下是乃天下之大訓而
非權謀功利之小術也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夫大

訓固在於德義又必由於古先聖王之訓則人方肯聽從苟不稽考古人之德義述為訓戒而徒以一己之私意立為教條則在我既無考證人亦不肯依從其何以為天下之訓哉故又曰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康王以是而告畢公其所以成全殷民之善保乂世祿之家良法美意曲盡而無遺矣臣謹按此章之旨緊要在德義二字上蓋此二者具之於人則為天命人心之本然施之於政則為化民成俗之大訓是以自古帝王之治天下

未有不致力於此者觀夫克明峻德以協和萬邦此帝
堯以德訓民也而致黎民於變之休以義制事而建中
于民此成湯以義訓民也而致兆民允殖之效故史傳
書之以爲後世人君者之法若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
仁義其德既不足以爲訓乃溺於神仙妖妄之說以祈
永年而卒致海內之耗敗梁武帝政多侵漁貨賂成市
其義亦不足以爲訓乃惑於釋氏邪淫之術以覬福佑
而終基國家之亂皆故史臣書之以爲後世爲人君者

之戒由是觀之是德與義非但可以訓殷民之頑而國家之興衰亦繫於此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憫胡元風俗禮義之壞故首建太學以崇德義又嘗

諭廷臣曰治國之要在於教化教化興則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則中材或墜爲小人我

太宗文皇帝頒經書於天下郡縣令禮部臣諭天下學者令其盡心講明毋徒視爲虛文

祖宗以德義訓民之盛心無以加矣　列聖相承率循不

替恭惟

皇上聖在青宮　緝熙聖學於德義講之素明而知之

素真矣故於　即位之初　幸太學以崇教化　躬師

生以敦倫理眞可以遠追帝王之盛治近守　祖宗之

家法光光顯　始終此心始終此訓始終此治使天下

臣民得以享永年之慶於

皇極之世則　宗社奠安亦可保於萬年之永而無虞矣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一節

這是中庸三十二章子思發明至誠功用出於自然的意思天下至誠是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經綸皆是治絲之事經是理其緒而分之綸是比其類而合之大經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品人倫之常道大本是仁義禮智信五者爲所性之全體化育是元亨利貞之理倚是倚靠的意思子思說獨是天下至誠之聖人他誠純粹不雜全一無二率天命本然之性任君

師修道之責故於這五品人倫理其緒而分之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秩然有序而不紊比其類而合之如君臣相合便能盡義之理父子相合便能盡親之理歡然有愛以相接以至兄弟夫婦朋友無不盡其當然之實而天下後世皆以爲法這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其於仁義禮智信這五件所性之全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如小而達道九經之屬大而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千變萬化都從這性中發將出

若這便是立天下之大本其仁義禮智信之德極誠無妄與天地元亨利貞之理脗合默契無有間隙非但聞見之知而已這又是知天地之化育然經綸立本知化育功用之大如此不是容易做得聖人都從心中自然流出又不待有所倚着於事物而後能故曰夫焉有所倚子思發明至誠功用如此可謂曲盡而無遺矣謹按中庸此章言至誠之道前章言至聖之德蓋至聖之德即至誠之道見於外者故廣大無外而得並天之尊

親至誠之道即至聖之德存於中者故微妙莫測而非聖人不能知然所以爲至誠之道一皆彝倫性命之實理固非佛老空虛之邪說古昔帝王所以繼天立極修道立教而垂訓於天下後世者其道蓋本於此但自世隆以來中庸之理見之未明帝王之學講之未熟而治世之術用之未純故世之人君或舍儒學以任法令或事佛老以求利益如漢宣帝欲以法令繩下不肯純任德教故耗傷元氣而終以基漢家之禍唐代宗欲以非

禮求福時令僧人於宮中誦念故虧損國體而卒以致
唐祚之衰是以當時史臣書之至今天下後世傳之正
所以爲君天下者之鑑戒也恭惟
皇上登極之初首幸大學以示德教之先　日親　經幃
以講　帝王之學凡百政務悉從典禮一時中外臣民
莫不爭先快覩以效尊親之願伏望
始終此心以隆至化則中庸所謂至聖之德業當復見
於今日而

帝王之統緒可求保於無窮矣

青宮直講

曰若稽古帝堯曰　　　　格于上下

曰若是發語辭稽是考放是至勲是功勲欽是恭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章思是意思安安是無所勉強允是信克是能被字解作及字四表是四外格字解作至字上下是天地史臣考古之帝堯說其功勲廣大無所不至其德性之美小心恭敬通達明白威儀言辭都有文理

意思謀慮極於深遠這四者都出於自然並不是勉強而能堯之德如此所以見於行事之間者實恭敬無有虛假自能謙讓不是矯飾這德的光輝及於四海之外至於天地上下之遠無有不被其德教的

克明俊德　黎民於變時雍

俊是大德即前面所稱欽明文思便是九族是高祖至玄孫之親睦是親而和平是均章是明百姓即是畿內的庶民協字解作合字萬邦是天下諸侯之國黎是黑

民首皆黑故叫做黎民於是嘆辭變是變惡爲善時字
解作是字雍字解作和字史臣說帝堯以生知聖人能
明其大德而身無不修於是篤厚倫理以親九族之親
那九族都交相親愛和洽而家無不齊設爲禮制以均
平章明畿內的百姓那百姓每都能自明其德而國無
不治至於萬邦之遠合而和之那天下黎民每都變惡
爲善風淳俗美如春風和氣一般而天下亦無不平矣
且帝堯是第一箇聖人堯典是第一篇典籍史臣說堯

之大德獨以欽字為首蓋以自古帝王作聖之功必從
這敬上用力然後能明德修身而致天下之平若是躬
於驕惰放逸而不以敬為主則身不能修家不能齊國
不能治而欲天下之太平也其可得哉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　天下定矣

易是周易家人是卦名彖是孔子釋周公的彖辭疊是
尊君是長周易家人卦孔子解釋周公彖辭說一家之
人女以柔順正其位于內男以剛健正其位于外男女

內外尊卑之位既正合于天地陰陽之大義也且治家以嚴爲本家人有尊嚴君長者乃父與母之謂也然所謂嚴者只是爲父盡父之道爲子盡子之道以至兄弟夫婦各盡其道倫理有序不相褻狎則家道自正自一家推之可以及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安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象是孔子釋文王的爻辭物是實事恒是常孔子解釋文王爻辭說家人卦體巽外離內爲風自火出之象由

天下之事一家之正自身而出君子觀這爻象皆由內而出故發言必有事實行事必有常度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是威嚴家人上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以威嚴則吉孔子又說威如之吉非是以威嚴加人只是反之於身以威嚴自持則人畏服而家正矣且治家嚴威在常人尚然況人君之家為天下四方標準所繫尤重豈可不

以禮法威嚴自律而致家法之紊亂哉

益稷　　休

益稷是虞書篇名都是美愼是謹愼位是天子之位俞是然止是心所當止之地幾是念慮發動之微處康是安弼是輔弼丕是大徯是等待的意思申是重復益稷篇載大禹將告帝舜故先歎美其所言之善又特稱帝以起其聽然後說道天子之位固是尊貴然居其位不可不加謹愼若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

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舜遂然其言禹又說要慎乃在位只是將這一心安放在天理所當止之地不可陷於人欲之私於念慮初發動時便思量這事可做不可做又審察這事必是安穩可行然後可行的出去至於左右輔弼的大臣皆忠直之人凡君有過失便直言諫勸無有隱諱這等則凡行事動作件件都合乎天理順乎人心於是天下之民無不大應固有先我之意而待我者以是明受于天亡天休美之命且重命于永久也人

君若徒居尊位不能謹慎則人怨於下天怒於上雖要
保其位也不可得豈能得人心之大應天命之申錫哉

初一曰五行　　六極

初一至次九都是九疇的次第曰是第一說五行是水
火木金土五事是貌言視聽思農是厚八政是食貨祀
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協是合五紀是歲月日星辰曆數
建是立皇是君極是極至又字解做治字三德是正直
剛克柔克稽是考念是思念庶是衆徵是驗庶徵是雨

暘燠寒風時嚮是慕五福是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威是畏懼這極字是窮苦的意思六極是凶短折疾憂貧惡弱這以下是九疇之目箕子告武王說九疇第一疇是水火木金土這五件其氣運行無有止息在天道莫有大於此的故居初一第二是貌言視聽思這五件必持敬以用之然後合著道理在人事莫有切於此的故居次二人事既治然後可施於政事故次三用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這八政以厚民之生政事既舉

則敬天授人有不可後故次四用歲月日星辰曆數這
五紀推步占驗求以合乎天四者既盡為人君的以仁
義道德立一箇至極之標準使天下四方都來取法故
次五曰建用皇極極既建矣又當用正直剛克柔克這
三德又治天下之人使威福都出自朝廷臣下不敢竊
弄權柄故次六曰乂用三德凡國家有事不能無疑必
用龜卜以稽考之要都明白然後事無有差錯故稽疑
次七人事與天道相關故以雨暘燠寒風時五者之休

咎可以驗人事之得失人君於此當念念而不忘故庶
徵次八至於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這五福人君若
能修德則一身百姓安樂得以享五福之慶這是人君
所當嚮慕的凶短折疾憂貧惡弱這六極人君不能修
德則天下窮苦故又以五福六極居次九且洪範所陳
不過九疇而天道人事無不該括原其本只在人君建
用皇極敬用五事而已且武王聖德之君而箕子陳告
不出於敬之一言後之人君未至武王之聖者其可不

以敬爲勉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教

中庸是子思所作的書命是天命令卽如說分付一般性卽是理率是循卽如說依隨着一般道是如道路修是品節教是教令直德秀引中庸說上天以健順陰陽五行的道理命令於人物人物得這道理存之於心爲健順五常之德所以說天命之謂性人物都依着這自然之性行將去事事物物都有箇當行的道理便叫做道

所以說率性之謂道然人與物的性道雖都是一般但所稟的氣質清濁厚薄不同所以行的有太過的有不及的於是聖人就這人物當行的道理上替他品節防範立一箇一定的教條法則著他行的都要合於中道便叫做教所以又說修道之謂教夫性出於天道原於性教立於聖人如此者不遵聖人之教放縱情欲以害其本然之性則謂之逆天棄滅禮法不循當然之理則謂之背道今而至於逆天背道則其自暴自棄也亦甚

矣況望其能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以成聖神功化之
極哉
雖有其位　　　吾從周
位是天子之位德是聖人之德禮樂是爲治之具禮
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樂所以感天地而和人心者也
子思說道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是位雖尊而
無制作之本不敢勉強興作禮樂雖有聖人之德苟無
天子之位是德雖盛而無制作之權亦不敢擅自興作

禮樂若有位無德而作禮樂便是愚而好自用有德無
位而作禮樂便是賤而好自專必是聖人在天子之位
然後可以興作禮樂也說是言也夏禮是夏時所制之
禮杞是國名夏之後徵證也學是習也殷禮是殷時所
制之禮宋是國名殷之後周禮是周時所制之禮此又
引孔子之言以明不敢擅作禮樂之意蓋三代之禮孔
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故孔子說道我欲言說夏時
之禮但杞國文獻不足以取證我雖能言說人且不信

之矣我嘗學習殷時之禮雖有宋國見存又非當世之
法我雖能學習抑且不適於用矣我嘗學習周時之禮
這周禮乃是時王之制今日所用我正當從周詳孔子
雖有聖人之德然不得天子之位則但從周而已此所
以爲時中之聖也

居上不寬　　觀之哉

孔子說凡人居上當以寬爲本今却嚴峻苛刻而不以
寬恕待下行禮當以敬爲本今却怠慢放肆而不以恭

敬自持歸喪當以哀爲本今却徒尚虗文而不以哀戚爲重且居上不能寬爲禮不能敬臨喪不能哀我於他那寬敬哀戚上考論他所行之是非而知其得失今既無本則更用甚麽爲憑據而考論他所行之得失哉

子曰狂而不直　知之矣

狂是疎狂侗是昏昧無知的模樣愿是謹厚悾悾是愚拙無能的模樣信是誠實吾不知之者是甚絕之詞孔子說賦性疎狂的人宜乎其行事正直方好今却只好說

大誥及至到那有利害處自家要討便宜外面却以道
理責人這等姦邪不正直賦性昏昧的人凡事既不知
道宜乎謹厚方好今却輕舉妄動不謹慎重厚賦性愚
拙的人凡事既不能幹辦宜乎誠實方好今却詭譎虛
詐不誠信其實這三樣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等的人
孔子說是不知之者蓋甚言以絶之也蓋狂侗悾悾這
是氣禀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這是氣習之不美為人
上者若能道德齊禮以教化之使人皆復其本然之性

以變其不美之資將見天下無棄才而朝廷多善人矣

子欲居九夷

子是孔子居是居處東方之夷有九種故叫做九夷孔門弟子記孔子周流四方道既不行要去居處於東方九夷之地這是假設之言不是真有此意

或曰陋　何陋之有

陋是鄙陋或人不知是假設之言遂說道九夷地方風俗鄙陋無有衣冠文物如何可以居得孔子說若使有

德君子居在那地方上那一方人便都變化過來其衣冠文物也與中國一般如何還有那鄙陋的風俗且聖人之道既可化九夷豈有不可以化中國但中國之君不能用以行其道耳夫中國有聖人不能用而使其有居夷之嘆則當時簡賢棄禮之失固可見而後之爲人君者亦當知所警也

子曰譬如　一節

譬是比諭簣是擡土的器覆是蓋孔子說人之爲學者

學到半路上把功夫停止不肯前進則前頭的功勞都棄了這等停止只是我自家不肯立志向前比諭似那累土做山的已自有九分工程其未得成山只少土一簣他却把工程停止了這是他自家要停止不是別人去沮逆他又比那人之為學若能自強不息的學問一日多如一日自然積少成多這等進學只是他自家立志氣向前比諭似平地累土做山的雖是纔蓋上一簣土他若只管前進便要得成山這是他自家要前進也

不是別人催促他去學之進止皆在我而不在人如此人之為學豈可不以勤勵不息自強而以懈惰荒寧為懼哉

滕文公為世子

滕是國名滕文公是滕定公之子世子是太子之是往楚與宋都是地名孟子姓孟名軻是當時的賢人道是言性是人所得於天的道理真德秀引孟子書說滕文公做太子時將要往楚國去那時孟軻行道正在宋國

滕文公平日仰慕孟軻是个君子賢人欲要一見因楚國與宋國土地相近遂經過宋國請見孟軻要求他教誨言語孟軻遂與他說上天生人其所賦畀的道理就是聖人與愚人都本純粹至善無有不好的孟軻又恐懼他不肯信但凡與他言性善時便稱道堯舜說唐堯虞舜他兩箇是自古頭一等的聖人他所禀受于天的也只是這箇性善就與常人一般只是堯舜他能盡得性善衆人却拘於氣禀物欲一向習的都不善了夫堯

舜與常人本同一性如此然後世人君不能修德盡性以上比於堯舜之聖而習為不善乃自甘為下流使朝廷無堯舜之治而天下不得蒙堯舜之澤豈不深可惜哉

世子自楚反　　一而已矣

反是還滕世子既聞孟子說聖人堯舜可學而到他心裏疑惑說聖賢豈能容易到得所以從楚國回還又去求見孟子只恐別有淺近容易行的說話孟子知道他

有疑惑的意思遂告與他說世子你疑惑我前日所說性善之言乎夫上天賦予人的道理從前古至於今日自上聖以及下愚都只是這一箇性善無有兩樣你不必要再疑惑我前日的言語已說盡了再無有別樣說話矣

成覵謂齊景

成覵是人的姓名齊景公是齊國之君彼是指聖賢說有德可倚仗的叫做丈夫我與吾都是成覵自稱顏淵

是孔子弟子子是顏淵自稱公明儀是曾子弟子姓公明名儀師是師法文王我師這一句言語是周公平日說的周公是文王之子周時的聖人欺是欺誑孟子既告世子以性無二致又恐怕他不肯向前求進故又引下面三个人的言語告他說成覸告齊景公說那聖人賢人他的德行都可爲人之倣傚我若能自修德便也做的聖人也可爲人之倣傚我何必畏懼他怎麼顏淵說舜雖是有這等聖德不成另是一樣人其性之本善

也與舜一般我若能修爲便也如舜了分明像說周公曾說文王雖是聖人我必當以他爲師法不可以我是常人學他不得周公知道聖人必可學而至方纔說這言語不然豈肯假爲此言以欺誑我後人哉你如今滕國雖是狹小若截那地土之長處去補那地土之短處將有五十里之遠若能修德行仁還可以做得人好國那書經說人之治疾若不用憒亂的毒藥則其疾必不得愈而其人必死正如人君爲治若不尅去私意修德

改過則必不能變惡而為善而其國必亡矣然則為世子者豈可安於卑近而不自勵以求進哉且滕文公一小國之君也一聞孟子之性善遂能感發良心以執行三年之喪開井田學校以講求三代之治況後世人君統有天下之大而惟以富貴逸豫自樂以怠政事滛為常內不能以古禮處其身外不能以善政及其下如此而欲禮教與天下從豈可得哉

書說命王曰來　　　監厥終罔顯

書是尚書說命是尚書篇名王是高宗洛是指傅說台是我小子是高宗自謙甘盤是當時賢臣遯是隱宅是居河與亳都是地名徂是往暨字解做及字罔是無顯是明真德秀引尚書說命篇高宗呼傅說來告他說我小子舊日爲太子時曾受學於賢臣甘盤後甘盤退隱於荒野又入居於河又自河往居於亳地甘盤既去我的學問之功都荒廢了及至後來於那修身正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終不能明白於心也

爾惟訓于朕志　　乃訓

爾指傅說說醴是甘酒麴蘗今造酒的麴蘗是造酒的米以五味相和叫做和羹這是行高宗又告傅說說我命爾爲相爾當繼續甘盤的職業朝夕教訓以啓發我之心志譬如造作酒醴麴多則太甘今以爾爲麴蘗務使甘苦得中方能成酒又譬如調和羹湯鹽過則鹹梅過則酸今以爾爲鹽梅務使鹹酸得中方能成羹人君非賢臣朝夕納誨以輔弼之則無以進學而成德爾當

左右規正以交修我而無以我之不能而棄我我能遵
行汝教訓之言而不違也
說曰王　攸聞
王是指高宗說古訓是古先聖王之訓獲是得其字解
做非字傳說因高宗求言之切故呼王以告他說人之
所以訪問於人多聞善言者正要推行出來建立事功
以安天下之民若徒多聞而不能立事則所學也是無
用了若要建立事功又須要師法古先聖王之典然後

這道理有得於心若不師法古訓而欲長治久安子孫
相傳於遠非我傅說之所聞蓋甚言無此理也說命下
這一篇是高宗訪問傅說以為學之事然所謂舊學於
甘盤是學於未即位之前所謂爾惟訓于朕志是學于
旣即位之後古之人君所以始終勤學而不敢怠忽尊
師重傳而不敢驕傲者蓋恐不能仰副上天之眷命繼
承祖宗之基業耳後之為人君者可不勉哉
漢高帝初定天下　　　新語

漢高帝姓劉名邦在前曾封為漢王後來得了天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史臣以其功高天下故稱為高帝陸賈是臣名乃公是高帝自稱鄉是昔日者是紀述粗是略節的意思謠學解做驗字真德秀引通鑑說漢高帝纔平定了天下其太中大夫陸賈在高帝面前常常稱美論說詩書的道理高帝說我因秦二世皇帝殘害天下百姓於馬上戰爭得了天下不必用這詩書陸賈說馬上戰爭雖可以得天下豈可以馬上戰爭之事治天

下乎蓋文可以治太平武可以定禍亂文武兩件並用
乃是長治久安的方法昔日使始皇吞并六國一統天
下後却能修為仁義道理不去殘害百姓取法古先聖
王不去焚毀典章天下便可相傳於千萬世之遠陛下
如何今日得有天下高帝聞其言有羞慚之色於是與
陸賈說你試爲我紀述秦二世所以喪天下我今日所
以取得天下及自古國家或成或敗的緣故陸賈乃略
節紀述存亡有證驗的總著有十二篇每奏呈一篇高

帝無不稱好遂名其書為新語然新語所陳不過秦漢間事而使高帝不得聞二帝三王之道君德不能無失後世人臣或有以帝王之道告其君者然其君或怠於為學而不欲聞或徒能聞之而不能行者如此而欲君德之修治道之隆蓋亦難矣

倪寬見武帝語經　　問一篇

倪寬是漢時儒者語是告樸是素真德秀引通鑑說倪寬見漢武帝告他說六經之道都是修己治人的法則

為人君者不可以不學武帝說我始初以尚書為樸素之學無益於人心裏不喜好伦及聞倪寬告我說尚書可以觀覽我心裏纔有喜好的意思乃從寬咨問講論一篇且尚書所載帝王之道武帝初以樸素而不好後來雖是咨問又止是一篇原其心只是不肯好學夫為人君而不肯好學則必好所不當好為所不當為而其心流蕩於禮法之外其將何以修身齊家而平天下哉

武帝詔求能為韓嬰詩　昭帝

韓嬰是漢文帝時人曾作詩經內外傳蔡義是武帝時人韓嬰曾傳授這詩經與他擢是用光祿大夫是官名昭帝是武帝之子真德秀文引通鑑說漢武帝下詔求訪有能講說韓嬰所作詩經內外傳的人聞蔡義曾傳授這經義遂去徵召他來及至入見聞他講說這詩經的道理心裏甚是喜悅遂擢用他做光祿大夫供事在朝廷裏面以這詩經講授與太子昭帝且武帝說詩而又使授其子可謂知所好矣然其後來橫征暴歛窮奢

極修以至處夫婦父子之間無一事與詩中的道理相合義說能讀其書而不能行其道雖多也是無益然則後之人君讀書講學其思所以身體力行可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協于克一

伊尹是成湯的宰相咸有一德是商書篇名曰是伊尹說身是身暨是及咸是皆一是純一不雜師是師法主字解做守字協是合伊尹作咸有一德告太甲說夏桀不能修德失了天下惟我伊尹之身及爾祖成湯之聖

皆有這純一之德心裏所存的無有人欲之私政事所行的都是天理之公伊尹又說人君之德若是純一不雜則上天保佑便降以福慶使他凡行事動作件件都得吉利若其心雜以私意二三其德則上天怪怒便降以災禍使他凡行事動作件件都不吉利伊尹又說人君若要德之純一須是講學明理方能進德然這講學的工夫若始勤而終怠或作而或輟則其德惟有日退而無日進必要始終如一無有間斷則人欲漸漸消磨

天理漸漸明白於是其德進於高明而日新矣伊尹又說人之修德無有常又一定之法惟守著這善着以爲法則其德有吉而無凶人之擇善也無有常又一定之主只要合乎此心純一之理則其德乃一而不雜於二三矣且咸有一德這一篇是太甲即位之初伊尹恐其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壞了天下故拳拳勉以修德以爲用人之本蓋以人君能修德則必親君子遠小人而天下可保於永久若不能修德則必親讒邪疎忠直而

政事日至於壞亂伊尹此言雖爲大甲告而後之爲人
君者亦不可不知所警戒也

周公作政　　　有德

周公是成王的叔父立政是周書篇名克是能宅心是
安定其心立是建立常事是常任事之公卿司牧是牧
民之長俊是有才的人周公告成王說文王能安定其
心不爲私意之所搖奪讒邪之所蠱惑其心旣正則知
人自明乃能建立此常任事之公卿使他整理朝廷之政

事又是立教民之長使他愛養天下百姓這所建立的
箇箇都是俊傑之才賢而有德之人也且用人是立政
之本宅心是用人之本而講學明理又是宅心之本也
人君若不能講學明理克去私意則中無定主事無定
見至於用人之際或私於親暱或惑於請謁必使小人
進用而才俊有德者反不得行其志矣如此而欲致事
之立天下之治豈可得哉

敬之惟予小子　　顯德行

敬之是周頌篇名小子是成王自稱聰是明就是成
將是大緝是接續熙是光明佛與弼通是輔助的意思
仔肩是任顯是明真德秀引周頌敬之篇說成王即位
之初群臣進戒於他說人君爲天之子凡行事動作上
天都監視於他若能敬便保得這天命若不能敬便失了
這天命是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敬也成王遂荅群臣說
惟我小子性資庸闇不能持敬我要於這敬的道理一
日有所成就一月有所進益須是講學窮理克去私欲

方能進得然這學的工夫若始勤終怠也是無益必專心致志譬如緝麻一般常常接續無有間斷以熙明我本然天理之心使光輝明白不爲私欲所昏暗又賴群臣輔助我以負荷天下之重任教示我以顯明之德行我便依着行將去則於這敬之道庶乎其可能矣且成王雖賢初非聖人之資然卒能光明文武之業而稱爲有周令主者蓋其進學修德之心未嘗一日少怠觀其聞周公無逸之言便以遊樂爲戒聞群臣進戒之言便

以顯德自勉以成王之賢且有賴于此是勸學修德誠
君人之先務而不可以不勉也
又曰堯發乎　而人不見也
發是起微是細事著是顯著翼翼兢兢業業都是敬謹
的意思長是長大益是增益膚是膚寸中舒又對漢
武帝說帝堯起於唐侯升爲天子帝舜起於歷山受堯
之禪也不是一日就到這尊顯地位蓋其平日漸漸修
德纔得至此且修德莫先於謹言行人的言語甚是緊

出於口人便傳播於外不可阻住人的行事善惡纔起於身人便知道明白不可遮掩謹言慎行君子所以感動天地故小事能盡善則積德而至於高大細事能謹愼則善名便至於顯著詩經說惟此文王小心敬愼而不敢怠慢常兢兢戒愼日常行道理而不敢放肆帝舜業業危懼日常孝敬父母而不敢悖理這二箇聖人能敬謹循理如此所以善積於身而聲名顯著于天下德行章顯而天下尊他為天子然這善積在身那天

理之心逐日增長譬如人身體日日長的長大漸加增益而他人不得知惡積在身那天理之心逐日消磨譬如以火煎融脂膏容易銷化而他人不得見也且堯舜文王皆生知聖人其名譽而身尊亦由於積善之所致後之人君未至堯舜文王之聖而欲保此尊顯於永久豈可不以敬謹存心積善以務哉

元康元年

元康是宣帝的年號朕是宣帝自稱六藝是易詩書禮

樂春秋纔是不明大道是先王之道修是治宣是通究是窮漢宣帝元康元年降詔告天下說天下之大都統於天子治天下之道都載於六經但我平日於這易詩書禮樂春秋這六經講究不明於那修身治天下的道理知的都不明白凡行事動作多有差失所以上天降以災異使陰陽乖錯風雨不順時候災變如此我若不求賢輔助則天心益加震怒國家便有災禍今降詔天下其寬廣選舉吏民中其身修治正直通達文學能講

明先王之道宣通窮究其意的每郡與縣各二人且人君一心與天地相爲流通故君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君心不正則天地之心亦不正今宣帝因天變下詔旣引過于己又求助于人蓋欲勉進於正心之學以回天意其視後世凡遇災異脩省徒事虛文而無實益蓋亦不同矣

肅宗章皇帝　君臣之禮

漢章帝名炟是漢明帝之子術卽是道張酺是臣名亢

和是年號巡是巡狩郡是府太守是官名凡天子車駕所至謂之幸掾史是屬官真德秀引通鑑說漢肅宗章皇帝年少時德量寬宏有容喜好儒者之道初爲太子時從其臣張酺講受學業後來做了天子到元和二年去東方巡狩那時張酺做東郡太守章帝念他舊日的師臣遂到那東郡引進張酺及他生徒屬官都聚會於郡庭中章帝於是先盡弟子見師之禮看張酺講解尚書一篇方纔使他行君臣之禮且章帝天資既美而尊

經事師之禮又是如此所以他能行事寬厚事親孝敬
厚九族愛百姓這等好處都從學問上來向使他不好
儒術而恣意於嬉戲不親師臣而暱近於群小則天資
雖美也流於不善而政事荒廢天下亦難免於危亂矣

太宗嘗謂侍臣曰　一不可暫無

太宗即唐太宗梁武帝姓蕭名衍佛家以人物有身者
爲苦惱以天地萬物都是空虛元帝名繹是梁武帝之
子老子是老聃所作的書貞觀政要引通鑑所載唐太宗

魯與侍臣說梁武帝為一國人君其所談論的惟是佛家苦空之說梁元帝為後周軍旅困圍還去講說老聃虛無之教這兩箇人君不行正道崇信邪說把國家紀綱都廢壞了後來武帝餓死臺城元帝身為人虜此深可為後世人君好尚佛老之戒若我心裏所甚好的惟是帝堯帝舜周公孔子之道這四箇聖人的道理用以脩身便能使心正身脩用以治天下使能使國治民安譬如鳥有羽翼便能飛騰魚之有水便能游行這道理

不可暫時無有且堯舜周孔之道施於政而有實効佛老之說行於世而蹈實禍然後世人君往往立身行政或違背堯舜周孔之道而妄意希福乃諂事佛老之邪費財勞民傷理壞法如此而欲厚風俗敦教化以求天下國家之治其可得哉

玄宗明皇帝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是唐睿宗之子開元是年號濫是不通箇是正盧懷慎馬懷素褚無量是三箇臣名太常

御與左散騎常侍都是官名肩輿即坐的轎子師傅即
今三師三傳之官眞德秀引通鑑說唐玄宗明皇帝於
開元年間與宰相說道我常讀書有疑惑不通處無人
質正訪問他可選擇通達儒術有學問的人使他進裏面
來侍奉我讀書於是宰相盧懷愼舉太常卿馬懷素
玄宗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
輪流更換逐日在裏面傳讀講解每到閤門上着他坐
肩輿進來或在別處館舍道路遙遠又聽從他在宮中

往來騎馬玄宗親自迎送他待以師傅之禮不敢怠慢
且玄宗即位之初其好學尚文如此但當時爲之臣者
不能輔以帝王正心脩身之學而使其心陷溺於宴安
嬖愛女寵以蠱媚心志於其內任用小人以壞亂朝政
於其外天下亂亡之禍遂不久而至矣由此觀之人君
爲學苟不能以帝王爲師身心爲主未見其爲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　座右

憲宗名純是唐順宗之子典是帝王典是說五帝之書

道墳是大三墳是說三皇之大道三復是再三反復的意思貞觀開元都是年號實錄是編年紀載的書而今史館所修的便是撰是述金鏡是太宗所作的書所載都是前代興亡之事帝範也是太宗所作以教太子的書訓誡是玄宗所作以訓誡諸王的書龜上可以憑信鑑飾是鏡子所以正衣冠倖是寵幸微行是私行奬是勸畋獵是獵取禽獸錄是收用的意思真德秀引唐鑑說唐憲宗用心於五典三墳之書毋見這書中所載前

代興亡得失的事迹都再三反復誦念其言甚要以與
起得天下的爲法以敗亡失天下的爲戒又讀貞觀開
元年間實錄見太宗所作金鏡帝範書及玄宗所作訓
誡皆有益於人於是也採取尚書春秋史記及兩漢諸
書中間所載君臣行事善惡可以爲人君憑信明正的
集爲十四篇其篇中的說道君臣道義相合然後政事
不差辨別邪正明白然後君子進用戒攬權縱恣之人
不要壞了朝廷的法度私自行事不可失了人君的威

儀任用賢臣使官爵不至於泛濫屏納忠諫使言路不至於阻塞謹慎征伐恐殘民命慎重刑法恐監及無罪屛去奢侈放肆以謹守禮法崇尚節儉以愛惜民財忠良正直則獎勸之德教政事則修舉之戒遊畋射獵之事使此心不流於怠荒用功勤賢德之後使臣下皆勉於圖報以這十四事總爲一書分爲上下卷名爲前代君臣事迹把這書寫在屏風上列於御座之右使常常有所警戒且憲宗集前代成敗之迹以爲龜鑑其

意美矣但後來其心驕矜放肆不能以禮檢束於前面這十四篇事不曾行得一件其屏風雖在亦徒視爲虛器矣以此觀之人君爲治固當以探討經史爲務尤當以持敬正心爲先也

魏文帝雖任軍旅　何遠之有

魏文帝名丕是曹操之子謚曰文因其建都於魏故叫做魏文帝二千五百人爲軍三千五百人爲旅釋是舍僃是咸歷是經歷思是想覧是觀史是修史書的官

陳壽是臣名藻是華藻愽是愽識廣記兼是兼該是備曠大是廣大邁是志是勉力的意克廣是大德意是善心真德秀引通鑑說魏文帝天性好讀書雖在統治軍旅之時手裏也不肯舍了書卷年少時讀詩詞及議論之文到年長時皆經歷五經史記漢書及諸子百家的言語無不盡觀其所著述書及議論詩章詞賦總有六十篇於是史臣陳壽說道文帝上天所賦與的性資文采華藻下筆便成文章又廣聞前言往行彊記古

令事理才能文藝一一都兼備若使他再有廣大的度量

勵以公平的實心勉力存公道不行詐偽推大善心不

存私意這等便與古時有德的人君相去也不遠矣宜

公平寬大存道脩德是人君的盛德文帝乃不自勉以

求進文章詞賦是文士的末技文帝乃自矜大以誇人

以人君而失度如此其取譏史臣貽咲後世也宜矣

隋煬帝

隋是有天下之號煬帝姓楊名廣是隋文帝之子善是

能屬是著作在學解做學字古人以右為上薛道衡王胄都是臣名貧是時承是承繼藉字解做憑藉字是依託的意思緒是殘緒餘是殘餘之業貞德秀引通鑑說隋煬帝平日能作文章不要他人高出在他上頭當時其臣薛道衡作詩曾有空梁落燕泥這一句好詩煬帝心裏遂嫉妬他後來薛道衡死煬帝說你再能作空梁落燕泥這等好詩也不能其臣王胄作詩曾有庭草無人隨意綠這一句好詩煬帝心裏也嫉妬他後來王胄死

煬帝說廷草無人隨意綠你再能說這等好言語邪他
又倚恃他有文才學問常常驕傲天下之士曾與侍臣
說如今天下人都說我依託着前人殘餘之事業以有
天下若使我與士大夫每一處考選我的才學定在高
等也做得過天子矣且人君所重者在於道德而不在
文詞所貴者在於容天下之善而不在恃一己之長今
煬帝恃才傲士與臣下爭能如此而況又荒淫無度不
聽忠言兵連盜起而不知懼民窮財盡而不知卹這等

無道雖使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況隋無積善之基者乎

太宗嘗曰人主 難也

攻是攻伐嗜是好輻是車輪中木輳是集賣物出手叫做售真德秀引通鑑說唐太宗曾說人君所以統理天下只是這一心爲之運用但左右之人要希求恩寵貪圖富貴把那許多不好的事來攻伐人君之意者甚多或以馳馬試劒好尚勇力或以口舌辯利混亂是非或

以諂媚諛佞以取其歡悅或以姦巧詭詐以蔽其聰明或以人君所喜好的聲色私欲之事這許多人便如車輪中木一般左右輳集都來攻伐人人要遂其所私譬如人賣物得出手方纔得利人君於此若不把心謹守少有懈怠於這幾件事只受了一件則心志日日放蕩政事日日廢墮國家危殆滅亡之禍便跟隨將來以此觀之可見人君要正心最難而為君誠不易也且天下以人君為主人君以一心為主然自古小人多以非禮

之事蠱惑君心而竊取富貴於一時使平居無事則小人得安享富貴之福一旦有變則人君獨受危亡之禍向使人君能以禮正心則彼小人者自不得以售其奸而君德朝政皆清明矣尚何有危亡之可慮哉

唐文宗

唐文宗名昂是唐敬宗之子娛是樂游畋是遊戲田獵

真德秀又引通鑑說唐文宗雖貴為天子其天性儉約質樸每於視朝閑暇之時只觀覽經書史傳以樂其心

至於歌聲音樂遊戲射獵這等不好的事都不曾留意在上頭只恐廢了自家的學業誤了朝廷的政事文宗富貴之極而清約儉素耽玩書史誠可謂賢君矣但其柔懦不立而不能體大易乾健離明之德任用非人而不能謹前史親君子遠小人之戒蓋其所謂書史者但能用之以資空談而不能取之以成德業使其徒有祖甲成王之資而終懷周赧漢獻之憤是豈所謂善學者哉

漢元帝多材藝　　衰焉

材是才能藝是技藝史書是史籀所作的字書鼓即是彈簫是樂器洞簫是簫之無底的度曲是能隱度作新曲被是加分寸刌是分別斷截窮是究極是至幼眇是切要巧妙貢是貢禹薛是薛廣德韋是韋玄成康是匡衡這康字本是匡字真德秀避當時廟諱因改作康字這四箇人都是當時宰相牽制是牽引禁制優游是柔懦的模樣真德秀引通鑑說漢元帝多有才能技藝善能

寫史稱的字書彈琴瑟吹洞簫自家又能隱度作新曲加在歌聲上其分別斷截節奏度數窮究至極到那切要巧妙處自年少時便好尚儒術及即了帝位即召用儒生委任以朝廷政事當時如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這四箇名儒更迭做宰相元帝雖是好儒不得其要乃牽引禁制文義優游柔懦不能剛斷以振舉朝廷之紀綱凡事只將就過了所以把孝宣中興基業都衰敗不振矣且元帝既好尚儒術委任儒臣其意美矣但以

天資柔懦所好又非其正卒以致先業之衰基一代之禍後世如後唐莊宗天性既不肯向學而又寵信優伶常與此輩塗傳粉墨共戲于庭如此而欲身免於危國免於亂豈可得哉

陳後主叔寶　事平

陳後主姓陳名叔寶學士僕射尚書都是官名江揔孔範是兩箇臣名狎是褻狎酣是酣暢隋是有天下之號隋文帝姓楊名堅真德秀引通鑑說陳後主居天子之尊

不行正道以宦人有文學的著他做文學士其僕射江揔雖是做著宰相專務阿諛逢迎不肯整理朝廷政事逐日與尚書孔範每這十餘人隨侍後主遊戲宴樂在後面宮庭中把這些人都叫做狎客後主凡飲酒時便著眾妃嬪及文學士每與這狎客同在一處作詩詩成彼此贈送吞和後主又來取這詩中詞語尤加那艷美麗的加在樂器上為新巧之聲與群臣每飲酒醉了後主自家歌唱詞曲全無體統自晚夕到天明

逐日以爲常事後來隋朝見他這等荒淫無道遂舉兵
去征伐他旣得了他的國土就把後主執獲回到隋國
後來跟隨隋文帝飲酒作詩到飲酒罷出去文帝看着
他說你當時把那作詩遊戲的功夫何不去思量治安
當時之事務免的今日把國家喪亡了且喪德之事固
不止一件而驕侈荒淫爲之首亡國之事亦不止一件
而驕侈荒淫亦爲之首今陳後主當國土日蹙之時又
以強敵在境兢兢守保猶恐不免而況君臣荒淫男女

無別內喪其德而爲無道之君外喪其國而失祖宗之業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深以爲戒哉

少傅野亭劉公　遺稿卷之一　終